

全球第三块LED屏落户,IMAX银幕数量领跑全国,上海文化装备不断创新升级

申城银幕舞台：炫酷科技刷新人文体验

■本报记者 李思文

科技，正深刻改变着文化艺术的形态。其中，文化装备产业是一个绝佳落脚点。今年初，中国首块三星LED电影屏落户上海五角场万达影城，率先开启“无放映机”的观影时代。比平时高亮了十倍的屏幕前，纵使影厅灯光不熄，主角指尖的纹路也清晰可辨。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引入“杜比视界”单元，《泰坦尼克号》《魔兽》等六部大片登陆上海杜比影院。当影片中轮船驶过，分明有发动机的隆隆轰鸣在脑后逼近，声音与画面触手可及，观者久久沉浸。

始终把“用户体验”放在第一位，上海电影放映厅技术能级不断提升。事实上，影院更新、换代、升级，也是上海在文化装备产业激流勇进的一个缩影。上海高度重视文化装备产业，以文化科技合力打造文创新高地，提升着申城观影、观剧的多维度文化感受，刷新着更具创新思维和文艺指数的城市新形象。

高科技装备不断提亮申城银幕

2016年，李安导演的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全球上映，全国票房

最高的电影院在上海。亮点在于以最高规格3D/4K/120帧放映的上海影城巨幕厅，这样的最顶配影院，全球仅有五家。

去年底，上海成为全国首个星级影院评定城市，从IMAX厅、Onyx、4DX、RealD LUXE等当下流行特效厅，到以杜比视界与杜比全景声为重彩的杜比影院、配置专人管家式服务的家庭包厢厅，上海贴合受众做实顶尖电影放映科技，人们的观影体验扶摇而上。

近日，三星Onyx LED影厅落户SFC上影城港汇恒隆永华店。坐在全新的LED屏幕前，近景中，主角脸部纹路、毛发丝丝分明；远景，山河大地的高还原色彩让人浑然忘记自己身处影院；即使戴着3D眼镜，也能清晰看到图像细微之处……LED电影屏融入了高动态范围（HDR）技术，避免了图像均匀性差和画面失真等问题，以高于传统投影设备十倍的峰值亮度呈现完美的色彩准确度。而这块电影屏结合哈曼定制专业音频系统，还可以服务于电竞游戏、体育比赛、文化演出等休闲娱乐，再次推动上海电影院线升级。

如今，拥有世界顶级视听效果的杜比影院上海已有4家；全市有26块IMAX银幕，居全国之首；随着全球第三块LED屏落户上海，上海正

在形成一批拥有世界高端观影设施、远超当今市场上其他影像技术的代表性影院。以往未见的惊艳画面、未闻的音效和细节设计，让大众感受到新科技、新模式带来的炫酷新风。

从舞台装备、影院装备到演艺娱乐装备、移动互联装备等领域，文化装备产业开疆辟土，不断增强文旅消费体验，开辟出品质文创、文旅发展的新空间。这些，都加速了上海发展人文之城、创新之城的进程。

科技与人文携手，引领人类新的生活方式

一块屏幕的进化，不只意味着一个行业技术的进化，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进化。随着大众消费向文化消费延伸，在注重产品物质功能的同时，更加关心文化内涵、追求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，成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。如今，移动互联网、AR（增强现实）、VR（虚拟现实）、人工智能，都被用于提升公众的体验。这么做的好处是用创意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，让其在互动中完成一场“文化共创”，满足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。

今年，上海印刷集团利用3D打印与数字印刷融合技术，根据克孜尔第14窟打造出互动体验流动博物馆。推门，进入“VR版”龟兹石窟，经典壁

画故事有着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互动设计。“实体洞窟一比一复原，现场感十足，需要参观者推门进，推门出。交互体验提升了参观者情感共鸣。”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馆长林伟成说。随着科技注入文化空间、愈发关心用户感受，如今的年轻人开始愿意放慢脚步走进博物馆、传统舞台。他们戴上VR眼镜，便可身临其境地参观马王堆汉墓、梵高的卧室油画、巴黎歌剧院的穹顶，也能看见梅兰芳、邓丽君等昔日人物走到眼前，逼真的艺术感受令人难忘。

“新技术带来的创新是方方面面的。但归根结底，在于解决人的问题，回应人的需求，改变人的生活方式。”中国舞美学会副会长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韩生说。文化艺术与科技互动，在于科技关怀人伦，人文增强创新，最终实现以人为本。

把文化装备产业做大做强，让大众能够享受文化创意的熏陶，上海发挥着核心城市的平台作用。在今年上海国际文化装备博览会上，上海首次把文化装备产业的各类市场要素和平台融合在一起，搭建起文化装备产业聚集共享、交流孵化的平台，服务大众满足文化需求。“未来，上海将在文化装备产业功能布局上与周边城市形成共生关系，整合尖端技术，促进文化资源共享，提高集聚度、辐射力和影响力。”韩生说。



随着上海电影放映厅技术能级的提升，各种不断更新的影视装备优化了观众的观影体验。今年6月，首次以杜比视界格式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《泰坦尼克号》等六部大片，以全新的震撼视听效果征服观众。（资料照片）

《邪不压正》：为了一碟醋，可饺子也没包好

青灰色的四合院的屋檐绵延如海，风一样的赤子在半空飞奔而过……

然而，电影中悬浮于半空的世界，根本不是张北海想象的那座充满人间喧嚣的旧城。张北海写得尘土世的烟火气，这偏偏是姜文不擅长的——他一半天真一半自负，一半理想一半虚无，他有孤胆英雄的情结，却看不到芸芸众生。

►无论给出差评还是好评，观众对影片里周韵的美，保持一致认同。图为该片海报。



■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

《邪不压正》里，老姜扮演的老蓝对小彭（于晏）扮演的小李（天然）声泪俱下：“爸爸走到穷途末路了。”这是博取同情的瞬间，姜文和蓝青峰虚实一体，掏心掏肺地兜底交代：老汉穷途末路了，忍看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。剖白到这个程度，观众和李天然一起生出惻隐之心。可不济事啊，蓝青峰的谋略和姜文的电影都像纸牌屋一样哗啦啦地倒塌，无论蓝青峰还是姜文，都只能吞下满口的血和牙，来一句：“别叫我爸爸了。”

这一回，纵是邪不压正，终究溃不成军。

由姜文编剧、执导，彭于晏、廖凡、周韵、许晴等主演的《邪不压正》，根据作家张北海的武侠小说《侠隐》改编，描述了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，青年侠士李天然在美国接受特训后回到北平，寻找同门师兄特务局长朱潜龙报仇的故事。

有人把李天然比作北平哈姆雷特，这是欺负莎士比亚作古了400多年。还是作为导演的姜文有自知之明，他说“李天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嘛”。《邪不压正》也给人这印象——大部分时间里，导演不知道在干嘛。蓝青峰荒腔走板的谋略、小裁缝开外挂一样带出一支暗杀队，以及更多没完没了的逻辑硬伤，其实都不能真正伤害到这部电影。借用片中台词：“成事要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”拍片讲究主

题、人物和心理。姜文以演员出道，他笑傲江湖倚仗的核心价值是对角色的敏感，用一场戏的工夫，字字珠玑地立起“人物”。但这是有条件的。比如《让子弹飞》，他扮演张麻子，利用听一段咏叹调的戏份就确立了自己“有义气、有文化、有远见”的匪中人杰形象，这个策略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演对手戏的小六子生嫩，完全是个烘托张麻子的应声器。到了《一步之遥》，完颜英和马走日旗鼓相当，四两拨千斤地调戏了马走日表演“混蛋赤子”的个人秀，于是那句本来应该点题的金句“我还是个孩子，孩子不分大小”顿时成了笑话，这就有点不妙。《邪不压正》更惨，蓝青峰狭路相逢朱潜龙，后者哪是省油的灯，两强相遇，室内戏怎么调度？镜头怎么给？剪辑的文章不好做。频繁的快速切换如果不能对情境和人设起到建设作用，只是让演员耍弄机灵台词的台词，那只能说一句：戏，不是这么做的。当然，姜文在这场戏里，确实众望所归地给出了格言式的对白：“我是为了这碟醋，包了饺子。”

这话是题眼。《邪不压正》是那盘饺子，导演心心念念的“醋”，是京城连成一片的四合院上，天高檐低，青灰色的屋檐绵延如海，风一样的赤子在城市半空飞奔而过。如果时光倒退30年，姜文会演的大概是“屋顶赤子”李天然而非蓝青峰。李天然这个角色，剧情设定13岁遭遇剧变，蛰伏15年后，再出场已是28岁的男青年。但以彭于晏的表现，这个光膀子在屋顶上狂奔的小伙，心智连18岁都不到——他还是个孩子，孩子不分大小。

和环境格格不入的纯真男孩，这是姜文电影里反复出现的形象，李天然、马走日和张麻子，曲折地总能回溯到“阳光灿烂”时的马猴儿。

回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必须承认原作小说施加给电影的强大塑形力量，这是足够幸运也足够迷人的巧合，改编者和原作者的精神方向是一致的。《侠隐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常年处在华语文学主流视线之外的张北海，之所以能得阿城青睐，在于他擅写城市的“地气”，写得出尘世的烟火气。而这偏偏是姜文不擅长的——他一半天真一半自负，一半理想一半虚无，他有孤胆英雄的情结，眼中却看不到芸芸众生。

号称“站着赚钱”的《让子弹飞》已然严重暴露了这一点。张麻子光芒万丈，兄弟都是陪衬，“鹅城”的父老乡亲一律划归愚昧的乌合之众，姜文太太周韵扮演的“花姐”和张麻子看对了眼，但尚且是个傻白甜的清纯符号。《一步之遥》举世皆浊，坑蒙拐骗的马走日成了硕果仅存的天真之人，周韵扮演的“武六”仗一腔孤勇，陪着马走日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有了女武神的派头。《邪不压正》的理想状态是这样：蓝青峰的谋略和朱潜龙的野心都是笑话，日本的阴谋家则是表情包，没有任何污浊的阴谋能阻止李天然奔向“永恒的女性”关巧红，又一次，成熟性感的女性死于非命，为“女神”代言的周韵在命运的那一头等待着男主角。这个电影里悬浮于半空的世界，根本不是张北海想象的那座充满人间喧嚣的旧城，而是成就李天然命运传奇的寓言城，一座没

有“众生”的城市，旧城墙和钟鼓楼只是修辞的地理名词。

论创作策略，《邪不压正》不比《让子弹飞》和《一步之遥》高明，但也没差太多。“有句无章”“一堆珠子胡乱攒成串”这些创作方法论层面的问题，前两部电影里已经存在。但是，议论《让子弹飞》或《一步之遥》，尚且可说“喜不喜欢这菜，是个人口味问题”。可轮到《邪不压正》，争议的不是口味差异，而是端上桌的菜不成菜——从戏剧创作到视听表达，太多章法错乱。

无论喜欢或反感，都得承认《让子弹飞》和《一步之遥》自始至终终有一口气顶着。可以理解成男性的荷尔蒙，也可以理解为某种高蹈热烈的情怀，总之是股精气神的力量。这力量形成的前提依赖于作为演员的姜文的个人魅力——他出演了那个被辜负的、但是被观众认可的“英雄”。问题在于，张麻子有魄力一走了之，留一个背影惹无数牵挂；马走日已有点力不从心，只能从半空一跃而下；到了李天然，比起这个角色有没有勇气复仇，更棘手的问题是姜文已没有大露八块腹肌在房顶上裸奔的本钱了。他老了，做起教父，在电影里给自己找了个“儿子”。“教父”打着如意算盘，以为自己承包了大智慧，把荷尔蒙的任务留给了“儿子”，1+1继续加出一个孤胆英雄梦。可惜，这种简单的数学在电影面前是不管用的，是够不到“赤子”的一步之遥。

遣走李天然时，蓝青峰那张血肉模糊的嘴定格成凄凉又寒惨画面——“别叫我爸爸了”，触目惊心。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上海交响乐团在艺术总监余隆的执棒下，昨晚携手钢琴家路易·洛尔蒂和埃莱娜·梅西耶，以普朗克《双钢琴协奏曲》和莫勒《D大调第一交响曲》为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（以下简称MISA）闭幕。本届MISA总计有49场次的音乐会在九家网络平台直播，在线观看人数累计高达570万。

“自2010年创立品牌以来，MISA致力于打造一个刻有‘上海文化’品牌烙印、能够通向世界和未来的音乐节。”作为MISA发起人的余隆在演出前表示，这九年来音乐节见证了年轻乐迷数量的不断增长，也看到了从上海到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，以音乐的名义汇聚在一起。“上海的夏日很热而悠长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蝉鸣声，我会和小伙伴一起骑自行车去淀山湖游泳，书包里面装满了面包和红烧，我们会爬树、在梧桐树下散步……回忆这些，是希望如今人们提到夏天就想到MISA，就能感受到上海的夏天来了。”

“近年来，MISA在对标世界一流的同时融入自身实践，提供多元的跨界音乐以扩大观众群，通过音乐教育项目向青少年普及古典乐，使高品质演出维持低票价甚至免费向观众开放。”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告诉记者，今年地下丝绒乐队纪念音乐会等多场演出在开票15分钟内就悉数售罄，可见MISA已成为不少上海乐迷夏天必来“打卡”的节日。

今年MISA首度推出“MISA制作”概念，上交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再度合作复刻动画电影《天书奇谭》配乐，旨在挖掘中国故事，力推原创精品，向世界传播具有标识度的上海声音。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，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互动环节，如围绕这场演出发起“动画电影配音挑战赛”，两周时间内吸引全国2934人报名参赛，共收到1542件作品。

从多元的演出内容到音乐厅内外颇具文艺范儿的艺术装置，MISA希望延伸音乐节的内涵和外延，让艺术以更轻松有趣的模样靠近年轻人，进一步滋养城市的文化氛围。从2016年起，MISA就采用了不对号入座的规则——音乐厅座位区根据票价划分为不同区域，观众可以在票价所属区域内自由选座。有些年轻乐迷会早早前来排队“占座”，或者在中场休息时更换座位，感受不同位置带来的不同音乐体验。

MISA创办至今，也一直为青少年搭建各种施展才华和创意的平台。比如今年，上海乐队的学生有机会与纽约爱乐乐团、欧盟青年交响乐团并肩排演；在“小作曲家工作坊”中，九位来自全国的孩子施展他们的想象力和对美的领悟能力，以音符反映其自然心声；100多位学生志愿者在青少年职业体验日中，担任记者、党务、礼宾、销售等不同工作，通过实践锻炼自我并收获经验。未来，MISA将致力于让更多年轻人以各种方式加入其中。



上海交响乐团在艺术总监余隆的执棒下，携手钢琴家路易·洛尔蒂和埃莱娜·梅西耶，演绎普朗克《双钢琴协奏曲》。本报记者 叶辰展摄

夏季不止有蝉鸣西瓜，还有莫扎特和德彪西

二〇一八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，四十九场次音乐会在直播累计吸引五百七十万观众